



琴台客聚

二更三更漱珠橋

潘國森

此下《嘆五更》由二更嘆起到五更，再有四段唱詞。

二更明月照窗紗；虛度韶光兩鬢華。相思淚濕紅羅帕；伊人秋水滿蒹葭。風流杜牧堪人掛，合歡同盞醉流霞。許多往事真如畫；笑指紅樓是弄家。青衫濕透憐司馬；有也閒心弄琵琶？

這段改「麻花韻」，紗、華、霞、霞、家、琵琶平聲。掛、畫、馬押仄聲。帕字原本應該按規例押仄聲為宜，不過何惠群解元用了入聲字帕。

先用《詩·秦風·蒹葭》的典：「蒹葭蒼蒼，白露為霜。所謂伊人，在水一方。」以此剪裁後借用。晚唐大詩人杜牧（803年-852年）世稱「小杜」，又與李商隱合稱「小李杜」，乃是後人以他們堪與李白杜甫齊名。杜牧有《贈別》二首，是送贈「未成人」風塵女子之作：

娉娉裊裊十三餘，豆蔻梢頭二月初。春風十里揚州路，卷上珠簾總不如。多情卻似總無情，唯覺尊前笑不成。蠟燭有心還惜別，替人垂淚到天明。

聆此曲者，若能立刻聯想到「風流杜牧」這兩首七絕，共鳴就要特別的深了！

舊社會女子沒有出外工作的機會，那些什麼「自由戀愛」都只能局限在「騷人墨客」和流落「秦樓楚館」間「風塵女子」的悲歡離合了。掛印掛念，我們粵方言多用「單音節詞」，這方面實是繼承了古代漢語的習慣。

最後兩句，用白居易（772年-846年）《琵琶行》的「江州司馬青衫濕」，「憐司馬」是倒裝句，不是歌者憐白居易，實是歌者受白居易所憐。白居易與演奏

琵琶的藝術家並無交情，《嘆五更》的演唱人卻與那個不知去向的「風流杜牧」有「許多往事」。此時想起，連琵琶的心情都沒有了。

此下轉「逍遙韻」：

三更明月桂香飄；買花同過漱珠橋。君抱琵琶奴唱調；或即度曲我吹簫。兩家誓死同歡笑；這個忘恩天不饒。近日我郎心改了；萬種愁懷恨未消。心事許多郎未曉；收妹桃花命一條。

此中飄、橋、簫、饒、消、條押平聲韻，調、笑、了、曉押仄聲韻。以上為了介紹許多粵曲唱詞可以修改成七言句，這段實際演唱時卻是：「君抱琵琶奴唱小調」、「邊個忘恩呢，天地都不饒」和「收妹桃花薄命一條」。保留觀字，更覺原汁原味，詩意也就更為圓滿。

漱珠橋是舊日廣州名勝，由富商潘振承（1714年-1788年）捐資所建，他還在橋畔修建莊園，長居於此。潘振承名啟，廣州一口通商時期十三行中同文行的創辦人，洋商稱他為「潘啟官」（閩南語發音：Puankhequa）。漱珠橋在1928年被拆，老廣州亦未必知其名。後來廣州十三行有「潘盧伍葉」四大富戶，以潘振承的第四子潘有度（1755年-1820年）居首，其餘三家為盧觀恆、伍秉鑑和葉上林。香港人較多知伍秉鑑，他是十三行中「怡和行」（Ewo Hong）的第二代，這與「怡和洋行」（Jardine Matheson）可不一樣，怡和洋行是英商，商名音譯是「渣甸」，中文名只是移植了伍氏「怡和行」的舊名。

（何惠群《嘆五更》之二）



人生漫遊處 童心

陽光午後

落地窗外的那棵大榕樹，顯然頗有年頭，那些氣根密密匝匝，極其旺盛地呼吸着。粗壯的枝幹，努力地向上伸展，以至於我為了看清楚它的樹冠，不得不一步步靠近玻璃窗，仰起頭來——這間酒店的大堂在4樓，而挑高至7樓，以此來推算，大榕樹的高度至少超過了30米。

陽光穿過枝葉，溫情地灑在我的個子襯衫上。這個慵懶的午後，我喜歡在一份精緻的下午茶點前面，看看雪萊的詩，或是亦舒的小說。偶爾，也會有人來陪我。在中環某間醫療機構做外科醫生的阿傑，就是其中一位。他每次都會點一杯美式咖啡，慢條斯理地喝着，和我講起他的病人們那些趣事。

阿傑今年還不到30歲，或許是職業的緣故，他的觀察習慣帶着醫生的「見微知著」，竟也有些老辣。比如，他會從某個來看病的有錢大佬忽然換了不那麼精明能幹的助手，暗暗推測他的公司遇到了麻煩、在走下坡路，於是，他趕緊偷偷地賣掉手頭這間公司的股票，及時地避免蝕本；

比如，他會從一個在校大學生反覆感染幽門螺旋桿菌引發胃部不適，判斷這個學生經常混跡於酒吧，學業一定不會太好。他講起這些，常會詼諧地一笑，對我說：「你寫了那麼多文章，也寫不完所有的生活；我看了那麼多

病人，也看不完所有的人生。」這是當然的，一個人經歷再多，也只不過是自我的人生。而置身於茫茫天地、渺渺宇宙，「自我」甚至連眨眼的瞬間都算不上，倉促、短暫，卻也無法否定它的存在。但在這樣的午後，我和阿傑在一起享受陽光灑落的時候裏，交換着彼此對人生的觀察和體悟，應該是在有限中尋找無限的可能，在倉促的人生裏盡可能地尋求豐富和完善。或許人生的意義正在於此。

我也經常鼓勵他把這些「故事」寫出來，說不定就成了香港的第2個亦舒，至少可以是醫學界的小說家。他總會及時制止我的文學想像，故意一臉認真地問我：這會讓我和太太住到半山的房子去嗎？我自然是啞口無言，然後有些失望。甚至想到了自己蝸居的陋室，連轉身都有些奢侈。但我為什麼還會對心靈的、閱歷的、精神的豐富，那麼鍾情、那麼癡迷？

這午後的陽光、榕樹、友人、故事，或許正是不經意間的一場生命的儀式，日積月累，讓我在人生旅途中，無論遭遇怎樣的順逆明晦、坎坷荊棘，都會有足夠的心情和力量抵禦世俗的嘲弄，雖然人生匆忙、人間多難，但萬古悠悠的時光之海裏，畢竟有過陽光午後的溫暖片刻。

而人生的全部努力，無非就是感激並延續那一刻，創造和邂逅更多的那一刻。

創傷學新知開眼界

這天，家裏的印備聽了一個電話後，嚇得臉色蒼白，一臉焦慮，眼睛都紅了。原來她的兒子駕駛電單車發生意外，最慘是兒子第一次載朋友，那朋友在意外中被拋向路旁的石壁，頭骨裂開！

原來這些意外創傷，無日無之，一不小心，可能和我們的距離是這麼近。所以，當呂志剛先生邀我去他協力宣傳的新書發布會（醫學論著《創傷學—現行實踐與前沿發展》Current Practice and New Developments In Trauma）時，我覺得機會難得，作為外行人，也可多些認識創傷學新知吧！

這是一個設計特別的新書首發會，由新書兩位主編伊利沙伯醫院的李建恩醫生、鄭敬樂醫生，和前急症科醫學院院長何曉輝作專業分享，出席者很多是醫學界同仁、醫生好友，還有記者及專欄作家等。我即傳信息給我小叔的女兒（她正在瑪麗醫院做實習醫生），我覺得此書是醫科學生很重要的參考書，甚或用作教科書，內容收錄了34位本地和外地的前線醫生寫的實踐技術和經驗，超值呢！在講座開始之前，我還抓緊時間替親戚的實習醫生問了李建恩醫生一些問題，例如怎樣組稿、追稿，大忙人醫生同時要兼任作者及編者的困難，香港的案例可否參考外國的呢？涉及的創傷後遺症要怎處理呢？感謝李醫生完全沒有架子，很耐心和詳細地回答我。

此次講座分享內容深入淺出，其中三合一，即3個緊急手術組同一時間做的新知，令人大開眼界，還示範了家中遇到意外時適當的止血方法，又有關於搶救的黃金1小時要如何掌握等等，十分實用。

在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之際，公眾視線焦點，大多只看到經濟方面25年來的大發展，現今出版這本書可說有特別的意義，因此書內容豐富，涵蓋面廣博，以香港伊利沙伯醫院為主軸，總結了過去20多年的本地創傷醫療經驗和治療實踐案例，並前瞻最新的科技和技術，如骨科的導航系統，介紹了獲得國際認可的「三合一盆骨治療程」等，相信是本港創傷學的一個重要里程碑，其中的「香港方法」可以與其他國家地區相互交流，切磋借鏡。

展望香港未來，可更深融入及與大灣區中醫學多交流，於創傷學及其後遺症醫療方面有進一步發展。醫生們於講座結尾時再次叮嚀，市民最重要是學懂如何防止身體受創傷，因為「金山銀山不重要，健康才是好靠山」！



◆李建恩醫生於現場講解。 作者供圖



翠袖乾坤 余似心

入住竹篙灣

這兩年多新冠疫襲期間，我都小心翼翼地，可以注射的疫苗數目去到最盡，減少外出，恐有一瞬機會被病毒玷污。想不到百密一疏，也追溯不到是在哪一次閃失中被入侵！看到快測器上的兩道紅線，較驗孕棒的陽性更叫人震撼！

我的病徵僅是輕微喉痛、頭痛、流鼻水，但看到同住家人尤其是年邁父親的不安，我反覆掙扎，若連累老人我會後悔一生，於是同意衛生署的社區隔離安排。踏上了來接專車的片刻，心裏反而十分輕鬆！是的，在家隔離固然方便，但家人就要承受被傳染的風險，我不能放任自私。

汽車其後拗個彎見到迪士尼，啊，去玩了？前行不久便是「馳名」的竹篙灣檢疫中心！地方好大，草地旁建滿一排排的兩層不同顏色的房舍，像極了宿營場地。原本因一連串編排好的工作一下子全要取消而忐忑不安的我，這時心思想願接觸確診者？連累了他們的家人和小孩多罪過！於是放

下心情，以Staycation的度假心情進入那間為我準備好的2樓房間。

我真的太興奮了，放下行李不久就衝出門外大喊樓下的職員，忘了自己是確診者，未詳看規條。之前聽得太竹篙灣苦水，住下來體驗不一樣。中心提供的生活物品一應俱全，還有體溫計、血氧計、電視等等，不足的只需一通電話便送到，地大沒網絡也可提供免費數據卡。每天不同的部門會來電查詢健康和生活情況，也可預約衛生署的視像中西醫。

無論是當面替我做登記，把物品送到窗前或接電話的職員都十分友善，有問必答。看到全身防護服的工作人員冒着風雨穿梭於3,000個檢疫單位之間，實在覺得他們很偉大，香港有許多不同的工種，但他們選擇了最艱難的，除了付上努力，還要擔着勇氣、耐性、冒險、犧牲……在我身體脆弱之時，感謝有他們的照顧！如果大家都只考慮自己的安全和舒適，疫情更不可收拾，感謝在抗疫路上曾付出的每一位！



百家廊 吳志發

當家裏沒有女人

孩子5歲那年，妻子隨同事們去港澳7日遊。

日子彷彿一下子回到單身年代，頓感天地之間忽然更寬敞明亮，皇帝般自由，什麼都我說了算。妻子臨行前一再囑咐：要按時接送孩子，下雨要記得關窗戶，要給孩子勤洗澡勤換衣服，不要吃燒烤、臭豆腐等易上火的食物。她怕我熬夜和睡懶覺，特地請來上杭閩雷愛英，讓她每天通過電話或視頻進行監督。

當晚，我生平第一次給孩子洗澡。不曾想，洗到一半，他飛速逃進浴室，叫嚷着「洗髮水灌進嘴巴了，熱水噴進耳朵了！」小身子沾滿沐浴露，滑溜溜，泥鰍似的，我費力地把他從客廳拽回來。「媽媽給我洗澡，從來不會像你這樣粗魯，滿頭滿臉亂噴！」他哭喪着臉，邊反抗邊抱怨。「有幫你洗澡就不錯啦，還嫌七嫌八！如果你早學會游泳，懂得閉嘴憋氣和呼吸的技巧，洗髮水就不會吸進嘴巴了！」我機關槍似地一串話掃射回去。這小子初學游泳噏了幾口水，從此九頭牛拉他也不下池，我對此耿耿於懷。

孩子偶見一隻小蚊子，便嚇得哭爹喊娘沒頭沒腦亂竄，沒媽媽陪伴不敢睡覺，我只好老老實實陪他。我喝了冷羊奶反胃，幾次想嘔吐。「爸爸，我去提垃圾桶，你要憋住，不能吐在地上哦，媽媽說要講衛生！」他一骨碌爬起來，我屢說沒事，他安靜靜躺下。心想，小傢伙挺懂事，居然懂得為爸爸分憂了。爾後，他非要我講故事。我講起了童年時代把濕牛糞用芋子葉包裹起來，成功騙得鼻涕孩是大魚的糗事，故事美名其曰《童年包裹》。他笑得一塌糊塗，罵我是大壞蛋，比灰太狼還壞。他伸出小嫩手在我茂密的鬍鬚叢中摸

來掃去，睜一眼閉一眼，似睡非睡，生怕我悄悄溜走。

此夜，小腳丫不是壓在我襠部，就是伸到我嘴角，睡姿奇差。次日醒來，未料他從這一頭躺下，那一頭鑽出。且發現他竟然尿床，床單濕了一大片。我責怪他，他卻理直氣壯怨我不抱他起來尿尿，說媽媽半夜都要抱他尿一次。其實，自己到小學二年級還尿床呢。孩子自從出生始，全由妻子悉心照顧，我難得侍候他一次，似飽受一肚子委屈。起床後，我隨手把昨日舊衣給他穿上。「不行不行，媽媽說要穿得乾乾淨淨去上學，她每天都要給我換衣服！」他扭扭捏捏抗拒着，動輒把媽媽的話掛在嘴邊。「多穿一天又會怎樣，誰會在意你這是昨天穿過的衣服？你知我知就行啦，現在我作主！」好說歹說，糊弄成功。之後如法炮製，為了逃避洗髒衣髒襪，我費盡心機讓他的衣褲能多穿一天是一天。

往後數夜，孩子總摟着媽媽的枕頭入夢，他說，摟着媽媽的枕頭就像摟着媽媽一樣踏實。這7日裏，我也討厭洗鍋盤碗筷，每餐買包子、漢堡、速食麵或打包湯粉，喝光十瓶果飲，總之怎麼簡便就怎麼湊合。「爸爸，我好想喝排骨湯啃大雞腿呀，媽媽在家時，經常兩菜一湯，唉，當爸爸的人也不去煮菜，太懶蟲！」機靈鬼想用激將法將我一軍哩。「在你奶奶家，我也是個孩子，只是比你大幾歲而已，我們都需要人照顧。有吃就行，比我小時候天天啃地瓜強多了！」我隨口找個歪理忽悠他。看他表面服服帖帖，與媽媽通電話時，卻嘔哩呱啦投訴我種種不是，還說全家又髒又亂，催媽媽快點回家。他竟偷偷向雷阿媽訴苦想吃烤鴨，她便從百里外匆匆送來一大盤親手做的紅燒啤酒鴨，我沾光啃得滿嘴流油。

妻子曾定下諸多規矩，比如：不能在家抽煙、不能吃垃圾食品、不能喝飲料、不能說髒話、沒洗澡不能上床等，條條框框煩死人。她離開幾天，家中無女人，吃穿不自在，內心茫然。她在身邊，總嫌她嘮叨，她出越牆門，又念她的好。她在家，我大可飯來張口，衣來伸手，她會安排好一切。才幾日工夫，我做家務嫌累，教作業嫌累，陪孩子睡覺嫌累，瑣事沒完沒了。而妻子長年累月既要工作，又要兼顧家庭，洗衣做飯拖地板，忙如陀螺轉，卻未曾喊過一聲累。

戀愛時節，我們整整磨合了7年。我似佛門中人，骨子裏圖清靜，不愛理事。她主動挑起當家大樑，勤快得像隻不知疲倦的小蜜蜂，不僅把家打理得井井有條，而且嚴抓孩子的學習，讓家境蒸蒸日上。或許妻子遠行恰是對我的考驗，距離產生美，天天窩在一起，反而忽略了她的能量。婚前，女人只要和你好，哪怕一貧如洗，她也不嫌棄，用心待她，她便歡喜。而婚後，男人是否覺得她的操勞理所當然？真正在乎過她的感受嗎？妻子默默用行動詮釋愛的真諦，無怨無悔地忙碌，竭盡全力卻不求回報。女人並非天生愛嘮叨，誰願意天天對一個大男人說一堆廢話？那是因為某些男人身上有太多缺點，且自以為是，屢教不改。

若說漂亮在於外表，女人的漂亮，在為家人的幸福中消磨殆盡。若說美麗源於心靈，女人的美麗，在為家庭的勞碌中蓬勃而生。妻子如同空氣和水，因時刻纏繞左右，反而長期無視她的價值，一旦失去，才發現她不可或缺。當家裏沒有女人，失去勤勞可靠的主角，我才切身體驗到過日子艱難！妻子是唯一的，是真正意義上能陪伴男人一生一世的女人。小別勝新婚，妻子歸來之際，我如獲至寶般熱烈擁抱她，只要她在，我又能輕鬆得像一隻快樂的小鳥。



網人網事 狸美美

「新氣候」新聞多

在經歷了這個夏天之後，不管平日是否關注環保，大概人人都或多或少感受到了「氣候的變化」。是的，我們已經進入了「新氣候」時代，只是這個「新」，卻不是什麼好的意思。

專業的數字和宏大的術語今日就不擺了，只是講幾個「新氣候」下的「小新聞」。

第一則新聞來自阿爾卑斯山海拔3,480米的山坡上。在這裏，有一座建築因「氣候變化改變了瑞士和意大利之間的邊界」而「被送出了國」，進而因位置爭議產生了「外交爭議」。

這座建築是一家山間旅店，1984年建成，屋內有40張床和長木桌——它們原本均在意大利一側。但由於意瑞兩國的邊界線由融雪經流決定，而特奧杜爾冰川因氣候暖化加速消融導致河谷不停朝着小屋偏移，甚至逐漸從旅店建築下穿過。這樣演變的結果就是——現在小屋有三分之二的面積，包括大部分的床位和餐廳——「從技術角度講」已經位於瑞士境內。「姓意」還是「姓瑞」，這是一個問題，兩國政府從2018年開始談判，直到去年據說終於達成了協議，但正式公布卻還要等到明年，使得這場因氣候導致的「外交爭議」足足拉滿了5年。

第二則新聞來自西班牙。在這個盛產奢侈品的國家，這個夏天又誕生了一個「奢侈品新貴」——「水做的鑽石」。這個「水做的鑽石」，其實就是冰塊。這個夏天，歐洲熱得懷疑人生，西班牙出現「一冰難求」。往常調酒

師們毫不在意甚至有時還隨意浪費的小冰塊，已經搖身一變升級成了「水做的鑽石」，黑松露既視感。當地人不得不花費更高的價格購買這個「奢侈品新貴」，但它的庫存仍然在不斷趨向短缺——就好像 Hermes 和 Chanel 並不是你有錢想買就能買。

阿爾卑斯山的旅店和西班牙的冰塊，在吃瓜群眾看來，遙遠得像兩個童話，伴着開到23度的冷氣和冰鎮西瓜，中文讀者們大概率不能共情。但，下面的第3個新聞，卻與每個人都有關了。

——科學家觀察到，為了在「新氣候」中倖存下來，很多植物正慢慢「改變」着自己，包括縮小身材、改變開花時間以使得果實更早成熟等等，比如高溫下長出的豌豆就會比正常溫度時小很多。而植物們這樣做的後果，不僅是「變醜」了，而且營養大減，比如西紅柿，如果生長溫度過高，結的果子裏就含有更少的宏量營養素和類胡蘿蔔素。此外，蘋果雖然可能更甜，但不會脆了；生菜會膨大，密度更低，葉子變黃缺少葉綠素，而且味道更苦；葡萄酒酸度降低，酒精濃度卻變高……總之，你曾經被新鮮蔬果治愈的那一口小確幸，在氣候變暖下，很可能一去不復返了。

「新氣候」，新聞多。雖然看着都像「趣聞」，但走個心就明白實則是「恐怖片」。與其說一說，不如想一想：為了讓全球氣溫與工業化前相比升幅不超過2攝氏度，為了讓地球健康發展，為了讓人類得以綿延，我們每一個人究竟應該做些什麼？又該怎樣做？



信而有征 劉征

在一個炎熱的午後，你大汗淋漓地跑進房間，把電風扇開到最大，強勁的風掃落桌上的海報，露出藏在下面的信。撿起海報，重新放在信上，又飛來一個小飛蟲停在海報上。你不由自主的就用手去趕那上面的飛蟲。不經意間，海報上出現了一個你熟悉的名字。原來，那個你日思夜想的他，他就要來這裏演講了！

這是日本電影《畫顏》的一連串細節。當中隱藏着一個很小的懸念，就是海報與信的對決。當一摞信中既有信又有海報的時候，誰也沒有想到信不是主角，海報才是。

這大大的不符合常理。任何人也不會認為海報比信更重要。因為在所有這些無生命體當中，信是唯一代表着定向關係的認可。它是遙遠的地方來，只奔向「我」。而我則是它唯一的價值。所以，重視信幾乎就是一個必然，就像我們總是先天的歡迎那些認可我們的人和事一樣。更何況，導演還不厭其煩地利用一大堆的細節來強調我們對這摞信的關注。一會兒讓風扇吹落海報，把信推到我們的視線當中，一會兒又讓信被擋住；最後還讓飛蟲停在這摞信

上。這個被反覆強調的對象一定很重要！不然導演何至於如此呢。

所以快點吧，觀眾已經有些等不及了。既然導演已經決定強調它，所以「快看這信吧，它裏面一定有什麼重要的事！」這個被調動起來的慾望一旦建立起來，我們對於內容的迫切就變得十分強烈。而它的載體一定是那封信。沒有任何人會去關注一張被吹落又被撿起來的海報。誰會關注呢？一張作為陪襯的普普通通的海報。即便它被放在了信的信上，這也許只代表導演對於細節的重視。他或許正在玩弄一種叫做逼真的手段，有些高明的導演為了營造一種真實而去注重細節。其實，這些都是他一手安排的。所以，最後，他一定會把我們領到這封信上。

可是，這封信卻重新被撿起的海報遮住了。在答案揭曉的時候，我們大大地感到意外。就在這短短的幾分鐘內，從電風扇到信，到小飛蟲，再到海報。在最普通的一段鋪陳、最不起眼的情節當中，孕育着一個這樣了不起的懸念——原來最重要的東西一直都在你的眼皮底下，它沒有被隱藏起來。僅僅因為它廉價、大

眾，就喪失了它本身的價值。甚至於，無論導演怎樣強調它，你依然忽略它的存在。

由於這懸念設置在最無用的地方，它就展示了藝術的感性與人性。能在無用處用心的導演一定是個情感細膩的人。他的風格將感染觀眾，挑動觀眾頭腦當中最細微的神經末梢，令觀眾因為靈敏而生機勃勃。但不是橫衝直撞的，是感受被徹底打開，觀眾就此醒了過來。在一次次客體轉移之後，一切終於歸於一個真正的對象，那種塵埃落定既驚險，又安全。

這一切都有賴於這張海報，這個面向廣泛觀眾的廉價之物在刊登了那個你的故人之後，它就上升到了與信件同等重要的位置，一種超越了它是它所是的全新身份。而且，就好像這是一個密碼，雖然人人都可以看得見，可是只有你知道它真正的價值。而這讓它比起信來說更加獨一無二了。

那麼信呢，在它退居到次要地位之後，它被替代，主體成了混然於眾人的主體。我們唯一能夠感受到的，就是作者的意圖和這個已經被他偷換了概念的結構。這就是存在的結構的美學。它的前面有一個人。